



《建筑师》丛书

The Architect+ III

逝去的声音

《建筑师》编辑部编

启蒙思想——

从理论上引进和介绍了

见证历史——1979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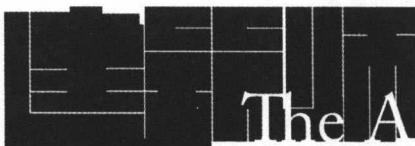
见证了老一辈建筑泰斗晚年的呕心沥血和巨星一般的陨落。

见证了新一代建筑师的悄然升起

记录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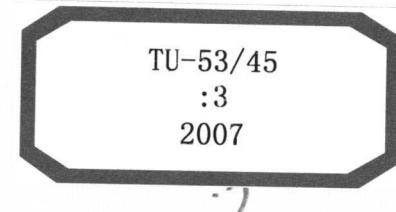
策划并记录了 1979 年以来

二十多年内建筑学术界以及设计界的诸多大事



《建筑师》丛书

逝去的声音



《建筑师》编辑部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逝去的声音 (III) / 《建筑师》编辑部编. —北京: 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建筑师》丛书)

ISBN 978-7-112-09438-7

I . 逝... II . 建... III . 建筑学 - 文集 IV . TU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687 号

丛书策划: 黄居正 易 娜 李 东

责任编辑: 易 娜

责任校对: 孟 楠 刘 钰

《建筑师》丛书

逝去的声音 (III)

《建筑师》编辑部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20 印张: 14 字数: 215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7-112-09438-7

(161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和仍旧喜爱、关注
《建筑师》杂志的作者与读者。

序 言

日前，《建筑师》杂志主编黄居正先生与我洽谈，并告知他们正准备把历年来发表在《建筑师》上的优秀论文分门别类的做成多册论文集汇编，并约我为该刊汇编作序。作为老编委之一，深感义不容辞，于是欣然允诺。

《建筑师》创刊于1979年，距今已28载，共发行128期，堪称建筑界最早的期刊之一。回顾这风风雨雨的28载，令人不胜感慨。

28年前，文革刚刚结束，但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左”的氛围之中，当时只有《建筑学报》在中国建筑学会的领导下，可谓是“正宗”学术刊物。鉴于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杨永生同志邀请了相关高等院校的七位教师（当时均未恢复职称）组建了编委会，并筹建了建筑学领域里的另一本学术刊物——《建筑师》。此刊物的名称实际上起着为“建筑师”正名的作用。因为，当时职称系列中只有“工程师”这一称号，而无“建筑师”。“工程师”这一称号不仅不能与国际接轨，而且反映出我们国家一片文化废墟的凄凉景象。在青黄不接之时，杨永生同志为创办《建筑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我之见，与正宗的《建筑学报》相比，《建筑师》

杂志不仅专业性、研究性强，且办刊的形式多样灵活，发表论文的空间更加广阔，尽管这样办刊在那个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

28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建筑师》当时的编委很少，但他们激情满怀，一路风风雨雨，历尽艰辛。他们有过辉煌，也曾步入低谷。但老一代与新一代编委们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迎来了辉煌的今天。

借此之机，衷心地祝愿这份老刊物能够不断地焕发青春，并企盼这多卷论文集汇编能够唤起人们对《建筑师》往昔的怀念及对未来的憧憬。希望有更多更优秀的论文在《建筑师》上发表，从而不断地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

如今，年轻一代的编者们为把《建筑师》办得更好而在不懈的努力着，他们信念坚定，朝气蓬勃，为迎来新的辉煌而高歌猛进。



2007.6.26.于天津大学

目 录

杨廷宝谈建筑——建筑与雕刻 / 齐康记述	11
杨廷宝谈建筑——26年后重访和平宾馆 / 齐康记述	16
杨廷宝谈建筑——关于修缮古建筑 / 齐康记述	21
杨廷宝谈建筑——仙境还需人来管 / 齐康记述	26
杨廷宝谈建筑——到处留心皆学问 / 齐康记述	35
杨廷宝谈建筑——丁字尺、三角板加推土机 / 齐康记述	40
外中分割 / 童寯	49
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 / 童寯	54
随园考 / 童寯	64
悉尼歌剧院兴建始末 / 童寯	71
外国纪念建筑史话 / 童寯	77
新建筑世系谱 / 童寯	88
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述闻 / 童寯	94
巴洛克与洛可可 / 童寯	102
建筑科技沿革 / 童寯	108
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 / 童寯	142
意境高逸，才华横溢——悼念童寯同志 / 陈植	153
学贯中西 业绩共辉——忆杨老仁辉、童老伯潜 / 陈植	157
关于北京市城市规划的若干问题 / 陈占祥	165
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述评 / 陈占祥	171

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 / 汪坦	197
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续篇）/ 汪坦	225
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续二）/ 汪坦	242
编后记	276

杨廷宝

杨廷宝谈建筑——建筑与雕刻

齐康 记述（1978年8月7日）

几位江苏省美术馆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前雕塑设计工作的同志前来拜访杨老，请教有关建筑与雕刻的关系问题。现将杨老的谈话，记述如下：

我对雕刻研究得不多，年轻时在美国学习，曾在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夏令学校 (Pennsylvania Academy of Fine Arts, Summer School at Chester Spring) 学习过一段时间。当时的老师是 Albert Leslay，原籍意大利人。我雕塑过一只鸭，老师说我干的不错。我又雕塑过一匹马。以后，我又参观过一些雕刻家的工作室，看过许多雕塑作品和雕刻作品。

对雕刻工作者我总有这么一个愿望，我们的作品总得有点民族气氛。当然要看什么题材。

记得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建筑师与雕刻家就是有矛盾，争执不下。建筑师认为，碑座须弥座间的蜀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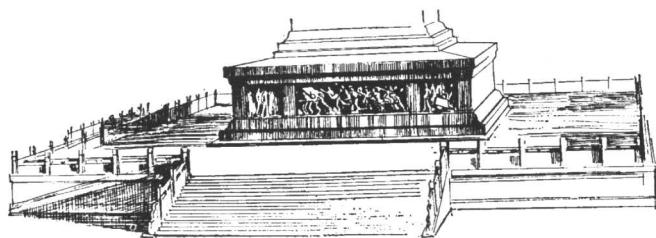


图1

应宽一点表现有力，而雕刻家则认为，浮雕的尺寸非要那么大才行，寸步不让。怎么办？后来，我在一次会上和了稀泥，总算解决了。我看，作为建筑物上的雕刻，建筑师与雕刻家应当相互配合。在这种纪念性建筑物上，在某种意义上讲，雕刻应与建筑彼此相协调。因为建筑须要照顾到整体。

回到原来的话题。我说，要有点“民族气氛”，那就得了解我国雕刻艺术的传统。远古的且不提，一般的说，器皿上和建筑装饰上，我国三代的铜器、祭器上的花纹，有的是回纹，铜器上偶然突出夔纹。河南南阳、江苏徐州等的汉代画像石，主要刻的是平的凸面，是轮廓性的图案。赵州安济桥石栏板上的龙就是立体的。就是说，从平面的刻花到立体有个过程。佛教传进中国，带来了许多外来建筑与装饰艺术，但慢慢地就中国化了。山西佛光寺的塑像，中国味就很浓，它已不像印度的佛像；虽然从外国进来，但经过中国艺术家的手，就变成了中国的风格。唐代昭陵六骏，你看雕的多好！可算是高浮雕。在西安的以及被盜走放在美国费城的，我都看过。再往后，有的雕刻立体感就更强了。有的是装饰，但实际上也是圆雕。曲阜孔庙大成殿的明代蟠龙石柱已几乎完全立体了。

我这样想，对历史遗产必定有个继承与批判。从内容上讲，古代雕塑和雕刻的题材不少是欺骗、愚弄人民的迷信物，但艺术上的一些处理手法，不无值得借鉴之处，可以“古为今用”。我们年轻的雕塑工作者不妨研究这些资料。

广东佛山的祖庙，建筑装饰甚多，作品是晚清时代的。有些东西不登大雅之堂，有些题材内容是戏剧中的情节，很复杂，有点像欧洲的巴洛克。但其中有些构图组合方式很有参考价值，如有个明代的供桌雕的就不错，仔细一点观察，可以发现上面刻着“大明”的年号。不过

仅根据这一点也许还不足以确定它的创作年代，也可能是当时的艺人不服满清统治，故意刻上的。此外，广东汕头、潮州一带的木雕，有些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我讲了这么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青年的雕塑工作者一定要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去发展。江苏的国画家们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去创新，这不是很好吗？雕刻这一行在旧社会是不受人重视的，出国留学回来没有事做，在那时混口饭吃都不容易。今天，你们有了广阔的题材范围，又有优越的创作条件，这真是幸福。

解放初，在研究武汉长江天桥建筑设计方案时，我曾想，建筑上有点雕刻该多好，但后来搞着搞着不成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总算得以实现。建筑与雕刻结合起来，这是开国以来的第一次。以后，在北京农展馆前的群雕，有中国味，受到群众的好评，还是很不错的。不论怎样，我们学习古代的，西方的传统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要有我们自己时代的民族风格。我总期望发挥这两句话的作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现在有些群雕洋味重了一点，而中国味少了一点。雕刻和纪念建筑一样，它是创作，既然是创作，就应讲究点风格。

你们不是正在设计纪念堂南北两组群雕的新方案吗？这里是先塑后雕刻的，我看南北两组要有点变化，不宜雷同。北面是主要入口，主体是纪念堂，群雕是陪衬，体型不宜过长，而宜近乎长方形。南边出口面对着正阳门是个古建筑，这边的群雕民族味可以浓些，座子可以短些，新方案的群雕，在轮廓与形象上，不论远看近看都应当明确而有特征。

中外古代雕刻艺术在构图上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题材要有一个中心内容。围绕它来组织全局，就容易使观赏者印象深刻，取得成功；题材中心散了就不太



图 2



图 3

好办。举个例子：中国古建筑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一边它玩着个绣球，一边它玩着个小狮子，有个构图中心题目，看上去就生动了。

[1] 巴黎雄狮凯旋门 1806 年兴工，约 30 年完成，居 12 条大街交汇中心，主要雕刻是吕德 (Rude) 所作马赛行军群像。其他浮雕满布凯旋门内外四周以历次战役事迹为题材，面对四条大街，由十余雕刻家负责。人像有的高达两米。门中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阵亡无名英雄墓。

[2] 巴黎公社社员墙纪念碑。法雕刻家保尔·莫洛·伏蒂埃。建于 1887 年。

建筑与雕刻具有时代性。法国巴黎雄狮凯旋门^[1] (Arc de l'Etoile, 1806—1836) 实墙面上的雕刻是吕德 (Rude) 的作品——马赛曲，这一题材就把那个时代定下来了。又如巴黎大歌剧院，建筑和雕刻配合的那么好，一看就知道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 (1861—1874) 的作品，其他如巴黎公社社员墙纪念碑^[2]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时代。我们的艺术创作能这样，不就更深刻了吗？

美国有位建筑师名叫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他设计的建筑作品就打上了他那时的“新时代”的印记。他一度住在美国北部。他的房子，石料由他的学生砌，家具也是学生们做的。1945 年我曾到他家作过客，他安排我住在他的地下室。那虽是美国房子，但东方风味很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设计，他说：“一个人的创作、举止、动作都会表现出他生平的经历。”他早年来过中国，看过老子的《道德经》；在日本他设计过东京帝国饭店，受到不少东方的影响。在设计上他可以算是一个“怪人”，他的那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这对我们是个启



图 4

发，我们搞雕刻创作不可能凭空设想。中国人写字也是这样，你写的字很自然地会带出你所学的那种碑帖的精神。所以，我们对历史上的各种雕刻手法都要熟悉一下，有了这个熟悉和没有这个熟悉大不一样。虽然题材已不是你原来所学的那些内容，但你却能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某种艺术风味。你们如果认为这话有点道理，我劝你们对古代的一些优秀的雕刻作品切实地观摩、临摹一番。要有这种磨炼。

雕刻对建筑的配合，在比例、尺度、体形、色彩方面是否有一个“从属”和“独立”的关系？例如西方古代建筑壁龛中的像和中国寺庙中的佛像，其间不是有这个关系吗？

对！譬如说，希腊神庙山花间的群像就受那三角形的影响：人物的排列，在正中的是站立着的，两侧的是躺下的。至于雕像布置在室外，就有个与环境协调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不仅建筑艺术效果好，雕像的特性也就突出了。

中国的雕塑和雕刻，特别在人物方面是否不如西方？

是的！但是只能说某些方面。我们历史上的工匠雕塑的人像虽然在人体结构上不如西方准确，但在人物的刻画上，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一些塑像，也有它意境的独到之处。

我就谈这些，供你们参考。

（齐康、杨德安、赖聚奎绘插图，
原文载于《建筑师》杂志第1期。）

杨廷宝谈建筑——26年后重访和平宾馆

齐康 记述（1978年9月8日）



杨廷宝教授近影（周光九摄影）

26年后，杨廷宝教授又来到了他解放初期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一进院，杨老首先问道：“这儿保留的几组四合院怎样，还住旅客吗？和平宾馆的同志回答说：“地震后不住了，但不少外宾还特别喜欢住四合院，有一次，斯诺夫人来，就想住四合院，因为地震，不能住。”

是啊！其实住四合院很好。有的外宾很喜欢，他们住惯了高层建筑，住一下四合院别有风味。目前，国外旅游旅馆不少就是两层的。我们有时是一股风，一讲高层，各地不论城市大小，地段状况，一律想建高层。为什么不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修缮一批民居、四合院作为旅游旅馆呢？你看那阳光透过四合院的花架、树丛，显得多么宁静，住家的气氛多浓，还是个作画的好题材呢。

来到大楼前的广场，一眼看到的是两棵大榆树和地面上划成“S”形的步道。在同一块地坪上运用不同的材料，既适合于人的尺度，又指明了步行路线，还可供停车，使人有不同的空间感受。这一广场和一般公共建筑前的广场迥然不同，舒坦而又憩适，有一种亲近的空间感。

为了保留这几棵大树、一口井和部分平房，我在设计构思时着重研究了环境。基地前后是两条平行的胡同，都是单行道。我决定采用主体建筑一字形，用过道穿透